

第七章 西人租地人特別大會

麥都思領事在位於蘇州河畔的禮查飯店孔雀廳召集西人租地人會議的特別大會，商討上海租界的治安防衛大計。

任何思想必須有一個看得見的載體來表現。如果說，1776年的美洲大陸會議是美利堅獨立的孵育器，法國的1792年國民公會是共和取代君主制的操盤手，那麼，1860年代的上海西人租地人會議則是“無代表不納稅”的燦爛營地。1846年12月22日，首任英國領事巴富爾召集上海租界的西人租地人，開會討論修建碼頭道路的費用分擔辦法以後，經過多次對上海租界從荒灘變為現代城市的規劃，決策，和監督，以英美法領事和大清上海道台訂立的兩次《土地章程》為法律依據，租地人的這種會議成長為上海各租界共有的最高議會，每年選舉租界行政機構-工部局的最高層：工部局董事會。

同它的各種歷史上顯赫的表親和遠祖相比，上海西人租地人會議沒有希臘斯巴達長老會議決心抵抗12萬波斯大軍那麼血氣昂揚，沒有羅馬元老院謀劃終結凱撒獨裁那麼驚心動魄，沒有倫敦市民會議逼迫英王約翰簽署第一個約束王權的《自由大憲章》那麼名標青史。同它們相比，上海西人租地人會議是喜馬拉雅山下的低丘，是尼加拉瀑布邊上的小溪。但是，普通裡有生命，平凡中含能量，贊賞土崗比仰望大山更需要智慧的目光：低丘上可以長滿果實累累的茂林；俯視小溪比遠望瀑布更為沁人心肺：小溪年復一年養育著生氣勃勃的魚蝦。正是這樣，上海西人租地人會議和它審視下的工部局，從細節著手：起造修整道路，碼頭，溝渠，橋梁，路燈，預防火災，巡捕治安，公共衛生，規範建築，遷葬墓地，賣酒牌照，契約標準化，建立交響樂隊。。。在睡眠千年的荒灘上雕構出跨世紀的洋場。每一個租地人會議的成員就像一滴海水，和其他成員，匯成一片海洋，推動租界這艘巨輪

揚帆向前。

上海西人租地人會議的最亮點是它的高比例代表權。根據《土地章程》，凡置有永租地產價值500兩，或每年繳納地捐10兩以上，或每年租界房地產繳租超過500兩以上者，都有資格成為租地人會議成員。他們中，凡繳地捐超過500兩，或繳租超過1200兩者，便有資格成為租界工部局董事會董事候選人，董事會每年差額選舉一次。按照此標準，在上海的三分之一西人，有資格成為能直接投票選舉最高行政人員的租地人會議成員。這樣高比例的代表權，使租界這片國中之國，有政府，但是沒有官府，兩者的區別是，政府的意志要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才能實現，官府的意志隻要被統治者不造反就能實現。這種堂而皇之自下而上的商民政治，向千百年來君臣父子自上而下的威權統治，形成不可避免的沖擊。如果說，俄羅斯的彼得大帝要喬裝改扮，潛入荷蘭，爬到屋頂上偷偷觀摩荷蘭議會的操作；日本的伊藤博文要黑夜登上英國商船，苦苦哀求船長帶他去英國學習，造就明治維新的一代宗師。那麼，上海西人租地人會議，起到了將榜樣搬到家門口來示范的作用：四十年后，在上海租界外的華界誕生了極其類似的華人納稅人會議，選舉華界工程局董事會，組織民間自治商團武裝，迎來結束滿清統治的上海光復。樹高百丈，溯源歸根，上海西人租地人會議是鴉片戰爭隆隆炮聲的產物，是西方無意間送給自戀自大的東方華夏的一份貴禮，是滔滔黃浦江水見證的上海現代化的第一個推手。

孔雀廳，平時用作歌舞戲劇演出，是禮查飯店內富麗堂皇的正廳。去年，英國人亨利史密斯接手經營禮查飯店后，對孔雀廳作了大手筆的改建。正廳的大門，用來自意大利佛羅倫薩的七色玻璃拼成彩繪門面，進了大門，一尊大理石的天使，手托銀盤，恭候來賓們投下的名片。天使后面，數十台巨大的景泰藍花瓶，沿著兩邊的牆角一溜往裡擺到廳底，裡面插著一束束斑斕的孔雀羽毛。大廳的橡木地板，用蠟擦得光亮，走道上鋪著燙金花的玫瑰紅色地毯。牆上挂著細針鉤花的壁毯，和拱形的天花板相連。多枝水晶大吊燈，點上火后，燈光像細密的金雨，撒向畫在天花板上的藍天白雲和在雲層后飛翔的天使。兩百多

把石榴紅絲絨觀眾椅，和廳底舞台上的天鵝絨幕布，像漆過一般，暗暗發光。孔雀廳，就是以孔雀展翅般的色彩裝潢來命名的。

坐得滿滿的觀眾席上，匯集了租界的商業巨子，他們是：開辦第一家中國輪船公司——旗昌輪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的旗昌洋行創始人金能亨；在鴉片戰爭前夕就來上海縣城落腳的仁記洋行大班威廉傅博斯；道光三十年（1850年）開辟第一條上海—香港固定航線的大英輪船公司駐上海的代表柯拜，他曾在廣州黃埔建成中國第一個船塢“柯拜船塢”；旗昌洋行前合伙人，後來自己另立門戶獨資創辦瓊記洋行的大班，美籍商人奧古斯丁郝德；上海第一家銀行東方銀行（又名麗如銀行）的法務顧問裡德律師，該銀行獲得大不列顛皇家特許狀，具有在中國發行鈔票的資格，當時在上海市面流通的紙幣大多為東方銀行印發；最大的鴉片商之一顛地洋行（又名寶順洋行）的大班馬修顛地，他是洋行創始人約翰顛地的侄子；公和洋行的大班巴爾馬，這家洋行在香港又名巴爾馬丹拿集團，是英資專做工程建築的事務所；沙遜洋行的代表索羅門大衛沙遜，他的父親是伊拉克巴格達的首席財務官，他的哥哥伊裡亞斯大衛沙遜是上海沙遜洋行的創始人；透過瓊記洋行對華貿易的英國太古集團代表查維斯；遠東最大的英資洋行儀和洋行大班，我們熟悉的威廉凱塞克。。。順便說一下，以上各位和他們的商號都是在外灘辦公或生活的鄰居。

觀眾席上另一群顯眼的人物是傳教士，他們中有：穿著教袍的天主教耶穌會神父們，特地從租界以外的徐家匯趕來赴會；來自美國北卡州的基督教聖公會主教文惠廉，他是虹口王家碼頭招收男生的大美學堂的開辦人，也是聖公會在上海第二間教堂——救主堂的創始人；基督教蘇格蘭長老會的牧師韋廉臣，他剛編完第一部中文植物學著作，他的計劃是在上海開辦一家綜合學校，傳授西方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但是他的健康欠佳，既將回國療養；基督教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他來自美國喬治亞州，畢業於艾默理學院文學系，他將在上海教習和編書度過四十七年的余生；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范約翰，他來自美國緬因州，正在上海縣城大南門外陸家浜創辦清心男塾，收養戰禍引起的難童；基督教美國南方

監理會傳教士藍博，他忙於招羅教友去戰火紛飛的蘇州傳教；英國倫敦差遣會的托瑪斯牧師，他是所有來自英國各路教會在上海的聯絡人，今天他和傳教認識的儀和洋行艾瑪嘉典小姐一齊前來赴會。。。以上所有的牧師神父傳教士，都是以他們經管的教會財產的法人資格，出席西人租地人會議特別大會。

除了商人和傳教士以外，出席特別大會的還有工部局的工程師們，近年來在上海置買地產的洋人職員，醫生，店東。。。喧鬧聲在臨近預定的開會時間時，漸漸平息，所有的目光注向由舞台改成的大會主席台。

主席台的一側，挂著由十四個國家的國旗圖案拼成的租界萬國旗。主席台的另一側，用柚木框住的銀色布片上，用藍漆寫著十七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家約翰洛克的名言：財產不可公有，權力不可私有，否則人類必將進入災難之門！

主席台的中央放著一條長桌，長桌上有一把幾乎像口鐘那麼大的鈴，一個方形的銅質墨水瓶，一本用羊皮紙作封面裝訂的對開本，那是會議紀錄本。按從左到右的順序，長桌后就座的有：租界工部局董事會總辦皮克伍德，一個禿頂的年輕人，原先在英國領事館當秘書，經英國領事推薦，董事會接受為總辦；現任工部局巡捕房代理督察拉姆斯博頓，他的前任，從香港招聘來的克利夫頓，剛因貪瀆被免職；工部局董事會總董華地碼，一個六旬老人，來自美國東部佛蒙特州，成功的茶葉絲綢貿易商，堅定的反鴉片貿易主義者，他在今年6月28日剛接替因病辭職的前任總董赫沃特；年輕的美國領事西華德，他的叔父是前紐約州長，新任的國務卿，奉行“公正的”外交活動，“永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法國領事愛棠，原為法商利名鐘表行的職員，兩年前接替敏體尼任上海領事，他非常不滿意目前上海工部局裡英國人獨大的局面，時時想拆伙，在法租界另起爐灶；英國領事麥都思，他是今天特別大會的召集人，為了大會能順利進行，他需要特別容忍，讓各種意見得到表達，經由妥協，通過所有的提案；英國駐華艦隊司令賀伯海軍上將，53歲，雖然他去年在天津與清兵（第二次鴉片戰爭）作戰時受重傷，成了瘸子，走路需用拐杖，但

是舉手投足，仍然不減軍人雄風；法國遠征軍司令孟斗班少將，65歲，他是拿破侖三世皇帝親選的對華遠征軍司令，盡管到上海同洪秀全的長毛作戰，不在他原本的作戰範圍內，但是他秉持在天津同辮子兵作戰的同樣原則，在戰爭中同英軍保持密切合作，時時記得保護天主教會的利益；上海西人志願兵領隊威妥瑪上尉，43歲，曾經當過香港最高法院粵語翻譯，大英駐中國商務總監司署秘書，英國駐上海副領事，天津戰役時額爾金爵爺的副官，曾在前大清江海關洋總稅務司李泰國的幫助下，參加《天津條約》談判；常勝軍副領隊白齊文中尉，25歲，一臉絡腮胡子，遮去了稚氣未褪的五官，來自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僱傭軍世家，他的父親曾任法國軍官，本人曾參加克裡米亞戰爭，對俄軍作戰。

在預定開會的那一秒，工部局董事會總辦皮克伍德，操起大鈴，使勁搖了三下，全場寂然。麥都思領事站起來，綠色的眼睛茫然地向整個孔雀廳來回掃視一番，約略估計出席人數，然后用外交官不疾不慢的語氣，開始發言：

“女士們，先生們，我很榮幸地看到今天有這麼多富有責任感的西人，出席上海西人租地人特別大會。

”我們繁榮的上海租界，正面臨空前的內憂外患。內憂來自於蘇州河以北，虹口地區的治安惡化，從美租界漫延到英法租界，已經到達我們難以忍受的地步。外患來自佔據江寧的洪秀全，他的兵馬已經抵達松江和青浦，還沒有到此止步的跡象。

”關於外患，我將請賀伯海軍上將向大會作軍情介紹。然後，大會討論和表決有關完善租界防務的提案。

“關於內憂，我將請工部局巡捕房拉姆斯博頓督察向大會作治安報告。然後，大會討論和表決有關改善治安的提案。

”在聆聽上將和督察的報告前，我想提請大家注意：在座各位來自十四個國家，屬於不同的教派，但是在租界這片土地上，我們各國在擴展貿易和與大清建立友好關係所具有的共同和相互的利益，比任何細小和自私的沖突所涉及的利益，要大得多。始終維持聯

合與協調，公平地進入體面競爭的領域，是促進長期繁榮的最好途徑，我們與大清簽訂的各種條約正是這種精神的實踐。我呼吁各位今天秉持同樣的精神，討論和表決提案。因為，所有在上海西人的政治和商業利益是一致的，在福利和安全上是一個大家庭。我們僅僅是在行使自衛的權利，而自衛的權利是人類最基本的權利。

”現在請賀伯上將向我們報告軍情。“麥領事說罷，向身邊的海軍上將點頭致意。

賀伯上將，挂著交叉的武裝帶，一身戎裝，筆挺地站了起來，以干練的軍人語氣開腔：

”去年，1860年，我們同洪秀全訂立了休戰一年的協定，從1861年1月1日到1862年1月1日，洪秀全答應，他的軍隊不進入距離通商口岸100華裡的範圍，作為交換，我們承諾，在他和旗人皇帝的內戰中，保持中立。到目前為止，洪秀全已拒絕延長上述協定。“

”對不起，打斷一下！“觀眾席上，有人大聲問：”請問海軍上將，能否評論一下為什麼洪秀全拒絕延長休戰？我們有沒有做了什麼得罪他的事情？“

”如果說，我們有什麼得罪洪的地方，“上將掃了提問者一眼，胸有成竹地回答：”那就是我們太快和大清政府取得了和解。去年，因為修改條約的爭端，我和孟斗班將軍的英法聯軍在天津和辯子皇帝的旗兵大戰。那時候，洪希望我們在北方拖住旗兵，減輕大清對他的壓力，所以爽快答應和我們休戰一年。後來，我們和大清達成新的和約，洪覺得再也沒有希望借我們的手，打擊他的敵人，而富裕的江南，包括上海，本來就該是他的疆土，所以不再延長休戰協議。這就是我對整個事態的認識。“

”海軍上將，我們難道就這麼放棄談判了嗎？“監理會的傳教士藍博問。”洪秀全畢竟也是信上帝的呀！“

”他的那個上帝跟我們的上帝不一樣，“江西路上的香港餅家老板大聲說俏皮話，”他的那個上帝允許他娶64個太太。“

“不，你說錯了，是88個！”有人糾正他。

滿廳大笑。公董局總辦皮克伍德急忙搖鈴，維持會序。

“我們沒有放棄談判，“海軍上將待笑聲平息，接著說：”賓漢艦長仍然留在江寧，我給他的指令是，不到12月31日，不到對方趕人，絕不離開談判桌。如果，諸位沒有其他問題的話，請允許我繼續軍情報告。請看租界的地形圖。 “

上將的兩位助手，將一幅白色棉布，兩邊用鐵杆綁住，拉直，展開。棉布上，畫著上海英美法租界地形，和周遭的華界地形。上將提起手杖，指點地圖：

”這裡是華界的上海縣城。它的北面是法租界，南起護城河，北至洋涇浜，東起外灘，西至關帝廟和褚家橋；法租界的北面是英租界，南起洋涇浜，北至蘇州河，東起外灘，西至泥城浜；英租界的北面是美租界，南起蘇州河，北至吳淞江，東起黃浦江，西界未定。從這張地圖上可以看到，黃浦江在三個租界的東面，構成天然屏障。既使洪的軍隊到了浦東，黃浦江上，我們的英法軍艦封鎖江面，租界的東邊還是安全的。租界的北端是吳淞江，英法聯軍既將進駐吳淞口炮台，確保租界的北疆。租界的南端是華人的上海縣城，我們必須幫助旗兵，重修城牆，使我們的前膛野戰炮，可以據高臨下轟擊，不讓敵方軍隊逼近租界的南端。租界的西端，是目前最脆弱的一環，這裡既沒有天然屏障，也沒有野戰工事，一片平原，向松江青浦的敵人敞開。我們必須把租界的西端再往西至少推5華裡，在靜安寺和泥城浜之間，堵塞閘橋拱洞，修路，筑炮台，修營房，使靜安寺成為防衛租界西端的前線，成為再往西，進攻松江和青浦的跳板。這兩座縣城，在敵人手裡一天，租界就一天沒有安全。駐上海的英法聯軍，一共1300人，兵力有限，為了完成所有上述目標，需要從安徽調運9000曾國藩的軍隊。我懇請租界給予財務支援。當然，我們也會向上海道台籌款，分擔費用。下面，請我卓越的軍事同僚們，向諸位，陳述他們的意見。孟斗班司令，你先請。 “

”根據拿破侖皇帝陛下的訓令，“老當益壯的法國少將，站起來，聲音宏亮地向台下說：“法軍在中國作戰時，必須時時保護天主教的利益。所以，上海租界的防衛必須包

括徐家匯，因為，那裡有天主教耶穌會的教區，盡管那裡不是租界。“

”太棒了！太棒了！”觀眾席裡，穿著教袍的神父們一片喝彩。

”除了徐家匯，還有上海縣城南的董家渡。租界的財務支援，必須涵蓋上述兩地的防衛。真理的範圍必須在大炮的射程之內。”

孟斗班說罷，在神父們的鼓掌聲中坐下。

萬國商團領隊威妥瑪上尉，接著發言：“我的隊伍，老老少少，一共200人，前天叫作上海西人志願兵，昨天剛改名叫上海萬國商團。我們缺乏武器，五個人合用一條槍訓練（觀眾席上響起噓聲）。我要求租界立刻撥款，為我們購買200支.577恩菲爾德1853步槍，和兩門12磅炮彈的前膛野戰炮。不然，萬國商團不能上戰場。”

”上尉，我替你爭取24磅炮彈的前膛野戰炮。“賀伯上將安撫上尉。

早就等得不耐煩的白齊文中尉，最後發言：

”我們常勝軍，月餉40000銀元，300多人，足夠打松江；月餉加倍，700人，包打青浦；月餉再加倍，包打蘇州。給多少錢，打多少仗！哈哈。。。完了。“

觀眾席上，一片喧嘩。白齊文中尉的輕浮言談，加深了租界西人對常勝軍的反感。

”領事先生，“傳教士藍博率先表態，“我反對租界出錢到蘇州去打仗！我們教會還在蘇州傳教，打到蘇州，我的教友就完了！照我看，我們壓根不該和洪秀全打仗，我們監理會的牧師，可以在蘇州幫忙談判。”

”聖公會反對濫用武力，“來自美國北卡州的文惠廉主教站起來，加入藍博的反對。”在中國，有些軍隊紀律太壞，乘打仗，洗劫百姓發財。我們教會到中國來傳教，為的是拯救靈魂，我們不能坐視軍人作惡不管，更不能花教會的錢去造成軍人作惡！”

”主教先生，“麥都思領事決心在反對聲浪形成主流前，牢牢守住大會的議題，”你的顧慮是合理的。我會敦促在座的軍事領袖管好部下，如再有違反紀律的事件發生，我們領事團會親自介入處理，不會令你失望的。“

“一齊作戰的9000中國軍人，在蘇州，領事團如何管？請說一說。”

“你們誤解了，紳士們，”聰明的領事，找到了跟文惠廉和藍博妥協的支撐點，”去蘇州打仗，隻是剛才白齊文中尉的一個比方，勇氣可嘉，但並不是真正作戰的意圖，你說對嗎，海軍上將？”

”對。保衛上海租界的防線不包括蘇州。在上海近郊作戰，我們有能力用西方正規軍的標準，約束軍紀。再怎麼說，我們總不能等到洪的大軍到達靜安寺，再來討論租界的防務財政吧？”

”不能等待。“法國領事愛棠插話，”如果今天不能提出方案表決，法租界將自行同上海道台談判，擬定防務。”

“念提案吧，”有人催促。

麥都思領事看到時機成熟，站起來宣佈：”關於加強上海租界防務的財政提案，已經由租界的熱心人士擬定初稿，請皮克伍德總辦向大家宣讀。”

皮克伍德從會議記錄本裡，抽出提案稿紙，很慢地大聲念：

“為加強上海租界的防務，與大清軍隊在上海周邊地區一齊抗擊威脅租界安全的洪秀全軍隊，上海租界工部局決定發行500000兩銀子的戰時公債，年息6拍，10年到期，本金將以租界在防衛期間新拓展的土地作拍賣來贖償。公債持有人在上述土地拍賣時，具有優先購買權。”

聽完提案，觀眾席上一片議論紛紛。

”請大家就提案提出問題，沒有問題的話，大會表決。”麥都思向觀眾席催促。

”我有問題。”文惠廉主教又站了起來，”提案中‘上海周邊地區’有多遠？”

”五十華裡。剛好到達松江和青浦，這兩個縣城是必須包括在上海的防務內的，”賀伯海軍上將回答。

”那麼，我要求把‘上海周邊地區’改成‘上海周邊五十華裡以內地區’。”

”好的，提案照你的意見修改。請問大會對提案還有什麼意見嗎？“ 麥都思提高嗓門。

”我有！“ 艾瑪嘉典小姐站了起來。艾瑪是今天為數不多的女性出席者，她的起立讓全廳霎時安靜下來。”我要求，發行的戰時公債同時涵蓋收養流浪兒童的費用。現在，租界裡中國難民越來越多，一些走投無路的，在絕望中賣兒賣女，甚至將嬰兒遺棄。冬天就要來臨，租界必須趕快設立收養所，專門收養孤苦無依的幼男弱女，我們不能眼看他們凍死，餓死。“

”說得好！“美國領事西華德鼓掌。

”艾瑪小姐和我已商量過，“ 倫敦差遣會的托瑪斯牧師也站起來。”我們幾個教會辦了難民學校，教內教外難民兒童均可入學，學校免費提供食宿，但是教會的能力有限，還是有很多難民兒童會流落街頭。如果，工部局能撥款，我們可以收養更多的兒童。“

艾瑪和托瑪斯的發言不僅在觀眾席裡激起贊同聲，在大會主席台上也引起一番交頭接耳的反應。麥都思領事走到工部局董事會總董華地碼和總辦皮克伍德身後，交談了一下，向大會宣佈：

”感謝文主教和艾瑪小姐的意見，現在請總辦向大會宣讀修正后的租界防務提案。“ 總辦在剛才的提案稿紙上，寫了幾筆，然後重新慢慢地念：

“為加強上海租界的防務，與大清軍隊在上海周邊五十華裡以內地區一齊抗擊威脅租界安全的洪秀全軍隊，並在租界內收容戰爭期間的難民兒童，上海租界工部局決定發行戰時公債550000兩銀子，年息6拍，10年到期，本金將以租界在防衛期間新拓展的土地作拍賣來贖償。公債持有人在上述土地拍賣時，具有優先拍買權。”

“對修正后的提案，有什麼意見？”領事再次提高嗓門。

觀眾席上，鴉雀無聲。

”表決！“ 領事吩咐派克伍德。

皮克伍德將印著“是”和“否”的表決紙，由兩名工部局辦事員，一排一排發到觀眾

席上，然后，再一排一排收回来。

表决结果，“上海租界防务财政提案”以高于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投反对票的是那些死硬反战派。

对表决结果非常满意的麦都思领事，将大会推向第二个议题：租界治安。

巡捕房代理督察拉姆斯博顿，一身警服，两星领章，开始向大会报告：

”最近，大量华人出现在租界里，他们中最坏和最危险的分子，和来自英国，法国，美国，葡萄牙，菲律宾，实际上所有国家的开小差的海员和逃亡者，结成伙伴，唯一目的，就是搶劫和襲擊勤勉和溫和的居民。如果不是每天的话，至少可以说，每周都发生大量劫案，作案者都来自虹口。

“进入虹口地区，任何人，无论是华人还是洋人，只要他是生人，那么他就会为众人所瞩目，要想不受攻击和搶劫，可能性极小。在我们现在开会的利查饭店几百码之外，就是上海的阿爾薩斯（倫敦著名的犯罪區）。歹徒們，公然抗拒支配租界的西方法律，並在最大程度上免於懲罰。

”工部局巡捕房屢次收到居民的投訴，抱怨，卻無能為力。既因為，虹口地區不在巡捕房管轄範圍之內；也因為，巡捕房人手短缺，在華洋人口已經超過四十萬的租界，一共隻有97名巡捕。這個編制是租界人口不到十萬時定的。為此，我懇請西人租地人會議提出方案，切實改善虹口治安。再拖延的話，整個上海租界都會變成阿爾薩斯。“

代理督察，曾經是英國駐華軍隊的曹長，結束了簡要的報告。由於，巡捕房是工部局的直屬機構，董事會是工部局的決策機構，直接向控制工部局預算和決算權的租地人會議負責，所以為了尊重租界自治，和治安有關的提案，特別大會的召集人麥領事退居次席，由董事會總董華地碼接過大會主持，在督察后面發言：

“諸位，關於改善美租界虹口治安，工部局董事會已經收到如下幾項提議：

“第一項 旗昌洋行金能亨先生提議，工部局在虹口組建像英租界一樣的巡捕隊伍；

“第二項 獵槍行斯通先生提議，由他集資建立私人治安機構，他願意免費提供房子為營房；

“第三項 麥都思領事提議，由上海道台衙門出面，委托工部局在虹口建立捕房，費用，由道台衙門和工部局分擔；

“第四項 文惠廉主教提議，由虹口華洋商人出資，邀請工部局在虹口建立巡捕房；

“現在請各位提議人向諸位陳述細節。”

”工部局是我們租地人的捐稅養的，“旗昌洋行大班金能亨第一個發言，”工部局應該為租界裡所有的西人服務。既然，工部局負責英法租界的治安，為什麼就不能巡邏虹口美租界呢？“

”是呀，虹口泥濘的街道工部局也要整修！“觀眾席裡有人跟著發聲。

總董華地碼，就像他處理昂貴的古董商品一樣，小心翼翼地應答：

“金能亨先生，關於你的提案，請博頓督察回答經費問題，請西華德領事回答法律問題。”

”要在虹口開設巡捕房的話，“博頓督察站起來回答：”至少需要額外雇30名巡捕，2名副巡長，1名巡長。他們的月薪是，巡捕30兩，副巡長45兩，巡長50兩，每月共1040兩，一年12480兩。加上營房維修和人員福利，全年總共18000兩。租地人大會必須批准工部局追加18000兩預算，我才能完成在虹口組建巡捕隊伍。“

接著，到目前為止很安靜的美國領事西華德，向大會解釋有關的法律問題：”諸位，上海租界工部局是依據1854年同大清政府商定的《土地章程》設立的。1854年，美租界還沒有正式劃定，所以那部《土地章程》不包括現在的美租界。麥都思領事，你說是嗎？“

“是的，”麥都思接口。“我擔心工部局董事會忽略了下述事實，即董事會被授予的市政權力，不能擴張到《土地章程》規定的界限之外，否則就是不合法的。如果董事會確實越界建立捕房，那麼所有外國人，不管其是否為締約國國民，既可不接受董事會的管

理，也不必繳納為適當維持該捕房存在而預征的稅收。”

“謝謝麥領事的法律純清，”西華德領事接著說，“根據剛才博頓督察的報告，虹口的犯罪分子，來自世界各國，違反法律依據的巡捕房是壓不住他們的，他們會說是工部局在犯法。本國蒲安臣公使對我的訓令是，永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必要時，可以將美租界歸還大清。所以，我必須提醒諸位，如果租地人會議通過金能亨先生的提案，該提案的實現，要等到領事團與上海道台談判修改《土地章程》后，才能實現。從這個角度來講，麥領事的提案，請道台衙門出面，委托工部局在虹口設立巡捕房，不用更改《土地章程》，確實照顧到了法律問題，但是還是要同中國官僚打交道。眾所周知，同中國官僚打交道，有時會拖很久。領事團不希望因此引起任何外交糾紛。”

西華德領事的結束語，在孔雀廳裡引起一片嘆息聲。

開獵槍行的斯通先生開始信心滿滿地向大會推薦他的提案：“我有一個6人的團隊，已經在我家附近的街區巡邏。當然，區區6個人，是無法介決虹口的無政府狀態。所以我提議，上海西人租地人會議支持我個人出面集資，使我的私人治安機構擴大到整個虹口地區。這就不會有什麼法律或外交問題了。”

“斯通先生，工部局巡捕房可是參照《倫敦新警察守則》組建的。你的團隊夠專業嗎？”博頓督察問。

“隻要有經費，我可以聘請巡捕房巡長下班后來虹口做私人顧問，訓練我的團隊。”

“斯通先生，你是要我們英法租界的居民，捐錢給你在美租界巡邏嗎？”又有人問。

“有這樣的意思，”斯通回答。

“為什麼你不在美租界募捐，當地介決？”又有人問。

“美租界裡正經西人不夠多，華人很多，但是我跟他們沒有來往。華人好像對獵槍沒有興趣。”

“斯通先生，我和華人有來往，”文惠廉主教加入討論，“我覺得我的提案可以和

你的提案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新提案，一籃子解決虹口治安的經費，人員，和法律問題。”

“請大家靜一靜，聽文主教講他的辦法，”總董華地碼大聲約束會場。

“事情是這樣的，本來我和華人來往也不多。“文主教唯唯道來，”今年，我們美國不幸爆發南北內戰，美國南方的教會，包括我服務的聖公會在內，完全斷絕對華捐款，我們幾個教會得以繼續運作，並不斷壯大，全靠華人教友的支撐和無私奉獻。他們中有一位恭獻特別突出的，姓黃，最近已榮升牧師。通過黃牧師，我瞭解到在虹口有不少正經的中國商人，非常樂意提供經費，在虹口建立工部局巡捕房。但是，他們找不到門路表達他們的意願。所以，我想把我原先的提案，改成‘虹口的華洋商人出資，聘請工部局當顧問，報備上海道台衙門，建立虹口自治治安機構。’這樣不就面面俱到了嗎？”

“文主教，有些中國人連一般的稅都偷漏不付，找他們付稅，他們就溜到華界去，風頭過了，又回到租界來。你說的那些中國商人靠得住嗎？”總董華地碼問。

“我以教會的名義擔保他們靠得住，”文主教嚴肅地回答，然後不動聲色地講了一句震驚全廳的話：“諸位如果有興趣的話，現在就可以開聽証會詢問，因為他們的代表正等候在孔雀廳外。”

整個孔雀廳，像巨人的腳踩上吸飽聲浪的海綿，音濤四濺。文主教是虹口美租界德高望重的開拓人，他以聖公會的名義擔保接觸不久的中國商人，和把中國商人帶到自建會以來隻有西人出席的租地會議上來，這兩件事都是破天荒的。

主席台上經過一番交頭接耳，最後，總辦皮克伍德搖鈴，讓全廳安靜。麥都思領事代表主席台上的租界領袖表態：

“華人如果覺得有能力為其現有的需要負擔費用，他們願意將手伸入自己口袋，為他們因此獲得的額外安全措施付出些額外費用，這是極為合理的。在租界的特定地區中的特定人群，感到其獲得的保護不足。他們在獲得更好的保護並為此支付費用時，不僅自己得到了特別的利益，而且也給其他人帶去了更多的安全保障。這樣的行為和《土地章程》

沒有抵觸，應該鼓勵，應該保護。文主教，請你的中國朋友進來吧。”

文主教走到七彩玻璃彩繪的孔雀廳門前，向開會以來，一直守候在那的禮查飯店主人史密斯耳語一下，后者出門，片刻后，帶進來二十位華人，他們是虹口華商代表。

華商代表裡，為首的是曾經幫助過“玫瑰號”水手艾倫的粵菜館“探花樓”老板勝仔。勝仔被選為代表中的領頭，不是因為他生意大，雇人多，而是因為他為人厚道，英文好。他穿著長衫馬褂，頭戴鑲玉石的瓜皮帽，帶著一隊穿著斯文的中國商人，在文惠廉主教的陪同下，走到主席台前。為了看得清楚，觀眾席上，很多人都站了起來。

“尊敬的洋大人，“勝仔鞠了一個躬后，用珠江流域口音濃重的英語向主席台陳情：“我們是在虹口做買賣的生意人，今天我們代表在虹口的237家華人商家，向租界的洋大人保證，我們願意提供雇用20名巡捕的費用，保護我們的身家性命。這是所有商家畫押的名單。”

總辦皮克伍德走下台，接過勝仔遞上的名單，拿回主席台，讓領事們和總董華地碼審閱。名單上，用中英文對照，詳細列出畫押的每一戶華人商家的名字，地址，和所經營的生意。皮克伍德請坐在觀眾席上熟悉虹口道路的工部局總工程師克拉克，上主席台來，向領事們和總董指點名單上地址的具體位置。

“你們每年繳多少稅？”總董華地碼看完名單后，向勝仔發問。

“洋大人，我們不繳稅。”

“怎麼回事？”

“洋大人，沒人收稅。我們繳保護費。”

“什麼保護費？繳給誰？”

於是，勝仔向主席台上介紹了潘四先生和他手下的唐耶叔在虹口當地建立的黑道保護費制度。這種保護費隻能對付中國歹徒，如果碰上洋人歹徒上門作惡，唐耶叔他們也保護不了商家。聽到唐耶叔的名字，博頓督察微微點頭，顯然，他不是第一次聽到唐這個人。

“所以，你們想與其繳不管用的保護費，還不如繳稅雇用20名巡捕？”

“洋大人明鑒，我們正是這個意思。”

”不過，我要提醒你，並請你轉告其他中國紳士們，繳稅和繳保護費完全不同。繳保護費是強加於人的，而繳稅是一種義務，一種承諾，一旦開征，如要改變，需要開會通過。即使有一天，虹口的治安改善到不需要巡捕保護你，你仍然有義務繳稅。明白嗎？“

”明白，”勝仔和華商們一齊鞠躬，表示接受繳稅的義務。

”中國紳士，能否告訴我，什麼時候可以向你們收取第一筆錢？”斯通問。

”現在。”

全廳一片驚訝。

勝仔向大會解釋，因為不清楚雇用20名巡捕確切需要多少錢，又不願意讓洋大人們有懷疑華商們出錢的能力和誠意，所以他和來陳情的代表們隨身帶著銀票，隻要洋大人肯開收據，他們現在就可以把錢留下，如果不夠，他們事后可以到文主教手下的黃牧師那裡把錢補齊，希望這樣的安排，洋大人可以接受。

“斯通先生，現在收錢是不合法的，”文主教指出：“成立美租界自治治安機構的提案還沒有通過，怎麼可以先收錢呢？我以聖公會的名義擔保，中國商家靠得住。”

”諸位，對華洋商人出資成立美租界自治治安機構，還有什麼問題？”華地碼問。

不少大會出席者對這個提案通過后，如何執行，是有疑問的。因為西人對中國商人能否履行納稅的承諾沒有把握。但是，文主教已再三作了擔保，英美領事也確認提案通過后，向中國政府報備，比談判修改《土地章程》要簡單的多，所以沒有人再提出問題。

接下來，大會以微弱多數通過了“華洋商民出資建立美租界自治治安機構”的提案。在租界史上，這是第一次有華人參與提出的市政方案。不少人仍用投票表達了異議。

最后，麥領事宣佈本次特別大會圓滿結束，並且提醒大家踴躍參加就要舉行的租界各界歡迎英法軍官盛大宴會。